

# 岔曲在京城票房中的发展 (下)

■ 齐文华

### 三、岔曲的京味特色

北京人口众多,商业发达,文化繁荣,诸般技艺云集,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使这里成为许多剧种、曲种的发源地。在满汉文化的交融中,北京的说唱艺术出现了时调小曲、评书、八角鼓、双簧、相声、子弟书、数来宝、京韵大鼓、太平歌词等曲种纷呈的局面。岔曲即是八角鼓的主要曲调,它的产生与发展深深地打上了北京地方特色的烙印。

岔曲讲求京腔京味儿,就是说唱岔曲要用北京话。北京话属于北方方言,但绝非仅是语音问题,还包括北京人常用的土话、谚语。在岔曲中,北京土语不时点缀其中,尤见于市井风情类的岔曲中。如岔曲《怕》的头一句:“怕掏窟窿别借钱,怕到三十别过年”,这里的“掏窟窿”在北京话中既是“借债”之意;再比如“大能能儿”,指幼儿刚会站立状等等。岔曲中还体现了北京特有的风土人情:比如,岔曲《胡同名》,曲词中包括了秦老儿胡同、老君堂、永祥寺、宋姑娘胡同、南草厂等十条北京的胡同,呈现了老北京的地域风貌;再比如,岔曲《福字儿安康》的构思,则源于北京的风俗——“供花儿”,即以金纸刻成“福”、“寿”等吉祥字样,插在敬神拜祖的供品上。岔曲在语言、题材等诸多方面体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,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京城文化所带给岔曲的独特而鲜明的风格特色——雅俗共赏。

### 四、岔曲的保护与传承

2004年,北京西城文联成立了西城区曲艺家协会,笔者担任秘书长,因而对岔曲这门曲艺艺术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了解、学习,同时也参与实施了挽救及保护工作。

#### (一) 西城区文化馆的“曲艺之家”的实践

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的“曲艺之家”,其前身是西城区最早的曲艺队。从1996年9月成立以来,每周四下午2点至5点进行活动,一直坚持至今。“曲艺之家”的活动地点位于西内大街147号西城文化中心的一层剧场内,有120个座位,环境整洁、设施齐全、冬暖夏凉。剧场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喧嚣声,剧场里面却是悠然的八角鼓声。参与的观众相对固定,有大学教授、技术人员、公务员等,多为退休老人。作为西城区曲协秘书长及文化馆曲艺干部,笔者负责管理“曲艺之家”的活动。每次三个小时的活动,演出以鼓曲为主,一般都是以岔曲开场,岔曲节目占正常演出的三分之一左右,此外还有联珠快书、梅花大鼓、京韵大鼓、北京琴书等曲种上阵。来这里的演员和弦师的实力可不一般,曲艺杂家崔琦、年轻演员王玥波、何云伟、应宁,还有名票胡全琛、律宁、张雅君、刘砚声、希婉英、王隽亮等轮流上阵;固定弦师有著名老艺人马连登的后人马岐、马小祥,北京曲艺团的孙致诚,票友弦师李健枢、崔健等。尽管弦师们的报酬仅是每月由西

城区文化馆支付的很少的车马费,但他们依然热情不减。“曲艺之家”的活动高朋满座,人气旺盛。到了节假日,我们还会组织鼓曲、曲艺综合演出,特别是组织一些岔曲专场演出。比如,2011年4月成功举办“六合同春”岔曲专场,同年8月推出了“夏日清凉”岔曲专场演出等。两场演出让观众欣赏到了很多经典的岔曲作品,如《夏云多奇峰 雨过天不晴》、《风雨归舟》、《小暑大暑,暑上三伏》等,展现了岔曲艺术的独特魅力。

观众们都非常热情,每次活动都早早地在门外等候。尽管如此,但通过组织岔曲演出,笔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潜在的危机:演员和弦师越来越少,年龄也越来越老;同时,喜爱岔曲的观众群也逐渐老龄化、人员固定化。以2011年8月11日《夏日清凉》岔曲专场演出为例,我们对西城“曲艺之家”的观众进行了调查统计,结果如下:

参加人数	老年(55岁以上)	中年(35—55岁)	青年(35岁以下)	男	女
120人	96人	14人	10人	91人	29人
100%	80%	12%	8%	76%	24%

通过调查表不难看出,岔曲这门艺术要想做到保护和传承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。

## (二) 关于传承与保护的分析与思考

前文提到,2006年12月,北京市正式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岔曲、单弦名列其中;2008年6月,岔曲、单弦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。长期以来,人们习惯于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、整理、拍录等工作看作是保护,这只是“博物馆式”的保存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是“活鱼”,活鱼要在水中看。下面,我们从三方面因素分析传承及保护的问题。

### 1. 人的因素

在“曲艺之家”的活动中,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、不同职业的票友和听众。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,是对岔曲共同的热爱。“曲艺之家”开展的是公益性活动,对演员和听众没有过多的约束,这也必然会带来参与人员的流动性。然而,这种流动性是相对的,虽然时常有一些新的面孔出现在这里,但大部分是老听众。因此参与人员从整体上讲是固定化的。岔曲艺术的传承是口传心授,因此人的因素在传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岔曲艺术的传承者,一般应具备如下条件:出身世家,或曾拜师学艺,或自学成才;能演出较多岔曲的传统曲目;能为新词设计唱腔;有一定的鼓曲知识和教学能力等。可如今,这样的人员在世的也就30多位,70岁以上者居多,学习的人数就更少。以这样的趋势,岔曲演出将会慢慢在京城消失,成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重大缺失,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### 2. 传播范围的因素

岔曲艺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较为封闭。有些票房的地理位置较偏僻,宣传的力度不够,使得其活动仅限于票友和曲艺爱好者之间。如果你不认识其中的票

友,很难得知在现代化的都市环境中还能听到“京味十足”的岔曲声音。现今,原来有的一些票房也陆陆续续停办了,例如:“团结大院”、“北京曲艺票友联谊会”等。西城“曲艺之家”可以说是坚持最好的,在传承和保护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。

### 3. 社会的因素

外界对岔曲艺术的关注非常少。岔曲、单弦等八角鼓曲种虽被列为国家级和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但了解它的人并不多。岔曲这门艺术,不但具有文学性,还有音乐性和表演性。虽然文化底蕴相当丰厚,但目前实际传唱的岔曲也就仅百余首,且相关的论著也不多。西城“曲艺之家”每次上演的岔曲专场,通常也是常唱的二三十首曲目轮着演唱。可贵的是,在岔曲代表性传承人张蕴华(国家级)、希婉英(区级)两位老师的支持下,我们还在定期组织岔曲研讨会和岔曲演唱专场。

笔者身为出身于曲艺世家的一名文化工作者,眼看着岔曲这一民间文化瑰宝渐渐消失,倍感焦虑。北京,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,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。城市发展的关键魅力,在于文化。岔曲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生存了二百余年,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,体现了北京传统文化的魅力,应该得到继承和保护。今后,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岔曲艺术的传承与保护这项工作奉献力量,使我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让更多的后人了解和传承。

(本文完)

(责任编辑/索洁)